

的活個兩 和 的死個一

TWO LIVING
AND ONE DEAD



譯明倪 著吳克敏

重慶

820(56)
2746

兩個死個和一個活個

游曼克般·文德愛·威 著

倪明 譯

讀書出版社

印行

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初版

兩個活的和一個死的

著者 里·般克曼

譯者 倪明

發行者 讀書出版社

分發行所 聯益書局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實價：每冊國幣一百元

版權所有 · 不准翻印



前 言

爲着避免任何誤解，我願意作這個聲明：據選和這齣故事有關係的郵局並沒有什麼顯明的意義。它也可能發生在別的地方的。我選擇它，只是爲着方便，爲着省掉苦思的麻煩。

這個郵局，當然，並不和任何一個郵局完全相同。人物也是我自己的創造，並沒有一個活的模型。

E. 殷克曼 一九三二年六月

目 錄

第一章	事情的發生……………	(一)
第二章	水上的波紋……………	(二七)
第三章	英雄和犧牲者……………	(八七)
第四章	一個友誼……………	(一二七)
第五章	頭銜話的，一個死的……………	(二〇一)

一個星期上的晚上，發生了件轟動全城的事情，並且使各處都引起了驚慌。這是一件未料及的事情，一件靈性衝動的事情。……兩個武裝的匪徒用了真正美國式的方法，搶劫了城市的郵局。

第一次報告說兩個人被殺了。這是誇大的，有一個人只是頭部受了一發昏過去了。但另一個是死了。

那時候有三個人在工作：拜繼爾，喀咪色斯，和萊德生。他們三人全在三十五到四十之間。只有萊德生未結婚，他比是大的拜繼爾小兩歲。

偶然的事件發生在郵局剛關門之後。另外兩個僱員剛帶着發出的信件到車站去了。這就是爲什麼在那時候郵局內只有三個人。萊德生正準備地把他的錢放進保險櫃去。喀咪色斯已經拿着匣子向保險櫃走去了。同時拜繼爾在另一間屋坐數着匯款。這是最大的一筆款子，大約有七千克郎，（註）其餘兩人分別地拿着四百和二百，連郵票在

註：克郎（Guilder），挪威幣名，值一先令一辨士半。

一切猝然地就發生了。可能說事情是怎樣開始的只有瞎猜色班。因為當匪徒們進來的時候，他離後門最近。但是他死了。明顯地他是抵抗過的，就因為這被殺了。

其次聽到那兩個匪徒的是紫溫生。在他打算開開保險櫃時，他聽到隔壁屋里的鬧聲，於是便衝出去看看是怎麼回事。當他遇到兩個戴着假面的匪徒和一枝槍口時，保險櫃的鑰匙還拿在他的手里。

他在那裏麻木似的站了一會。然後他的恐懼變成一種激動的，想行動的驚惶的慾望，想做些事，想把地區的實情轉換一下。起初，在驚慌的情況下，他畏縮退後一步。之後他靜靜地站着，並不十分明瞭他幹的甚麼或是爲甚麼要這樣做，他就把他自己撲向門口那人的身上去。本能地他用他的左手把槍口推在一邊，同時他用自己的右手里的鑰匙當作一件武器。他知道他打中了一件軟的東西，沒有一點聲音。他能夠聽到他自己的呼吸。

他並不是喊救命。他只是哭着：

「你，你，你，你不放放鎗！」

他踢着打着，盲目地，瘋狂地，一直等到腦子的一擊把他打昏在地板上的時候。

拜繼爾這聲殺死暗色斯的話。但是他聽到萊德生的叫聲，和他的身體倒仆地上的鈍重聲。

驚叫聲使得他站起來呆了。聲音非常響亮，充滿着一種憤怒的渴望，這不可能再有誤解的餘地了。這不是玩笑，但能是甚麼呢？不敢放鎗是什麼意思呢？拜繼爾倚到門前，想去看，並且假若必須的話，也可以幫幫忙。只有三步就到門口了，但是他走這三步時，他有時間，去認清外面只可能發生一件事的。

他差點站住向後轉了。錢的思想掠過他的心中。那就是他們所要的……不論他們是誰。保護錢是他的責任，而且有個人在喊他們不敢放鎗。明顯地外面並沒有一個生命是在危險中，他可能暫時把錢藏起來的……

之後空氣震動了，因為萊德生的最後一聲沒有意義的喊聲，和接着他的身體倒仆地上的有如閃電似的，有如掉下的屍體的鈍重聲和悶聲。

兇狠地，憤怒地，拜繼爾把門打開。害怕阻止所發生的事情已經太晚了。

但他在門扭上，他就突然站住了，帶着戰慄的感覺，他的手仍然還在門扭上，死死人似的躺在門前。他後面站着一個強壯的男人，他的不悅的面孔上面有些血，一

零碎的，黑布從他的下巴那兒垂下來。這個人一閃似的舉起他的鎗，但拜繼爾甚至還要快點似的，就把門向臉上撞去。

因爲拜繼爾和奈瑟都不狂，拜繼爾拿起鎗就向窗戶走去。這時候門又被推開了，他聽到他後面的門鈴的，左邊的，命令的聲音。

「站住，否則我放鎗了！」

拜繼爾把鎗放在窗台上，自己站在它的前面，面對着水徒。他的瘦弱的身軀擺來擺去，他的面孔因爲恐懼而激動而抽搐。

然後另一個人又出現在他的前面，有幾步遠……是一個還要高點，還要年青些的身軀。這個人的面孔，全藏在面具下，但是他的聲帶帶着惡的，不可超越的果斷的響……

「離開你藏錢的地方。」

拜繼爾不回答。他反抗地盯着這人，沒有動。

「快點……你聽，沒有！不是玩笑！我們是兩個人，兩支鎗。」
拜繼爾仍然不動的站着。

因此另一人忿忿地喊着：

「你走……這是不走。再有一秒鐘，我就放鎗了！」

拜懣爾遲疑了一秒鐘。然後他走在一邊，他的臉死人似的蒼白。他一點也沒動，看見那陌生人以極迅速的、神經的動作把錢匣倒空。他看到那人穿過門口不見了，聽到他鎖了面的門。

然後他打開窗子，跳到街上，想去找人救援。起初他完全失敗了，聽他說話的那些人都以為他是個瘋子。

II

這就是關於這次暴行所能知道的主要情形，這使得城市在晚間的前幾點鐘激動得沸騰起來了。事情的發生比前一遍關於它的簡略記事還要快。兩個不認識的人不知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，搜羅一空後，又不知消逝到什麼地方去了。只有一點點痕跡。有八看到，兩個人乘有摩托車離開城市向西方走去，但是他們的足跡在城圈外二哩的地方就沒有

了。
拜懣爾和警察們發現喀味何斯昏迷地躺在後門旁邊。萊德生茫然地坐在地板上，血從污穢的頭皮傷口外流着。兩個人都抬到醫院去了，在那里發現喀味色斯的腦蓋骨已經

「打倒他。他可能在沒有恢復知覺之前，就在這裏死掉。張德生，了診療後就發給回家時。拜爾爾從醫院到警察局去，把他給緝捕自報告給局里。局長李耳親自來接他的屍體。雖然關於這事稍稍有一點希望的地方，但已詳細地寫上。然而報告書仍寫小的。局帶而顯的不滿讀完了它。他抬起他的魚似的眼睛。他有一副喜歡生活安適的人的肥胖的，紅潤的面色。他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肚皮上。

「你絕對沒有話再加上了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你一點也沒受傷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局長繼續他的眉毛，帶着一副無助的痛苦的样子。

「你沒有看見別的房子裏發生的事情。你沒受傷……一點也沒有。抄句話說，你也」

「你沒受傷？你沒受傷？你沒受傷？」

拜爾爾的臉有點紅了。現在他覺着昏亂和茫然。

「總之，我面對着一支鎗。」

局長的生硬的語調似乎是思慮着局長的。

「是——是的。」他說，「以後呢？」

拜繼爾低下他的頭，沒有說話。

「你沒有設法抵抗？」

「沒有。」他說，「我什麼也沒有做。」

「你自願地把錢放棄？」

一個灰色的微笑掠過拜繼爾的紛擾的個孔。

「自願地？」他重複說。「我是自願地放棄錢的……」一支槍對着我的腦袋了。

局長似乎是個蠢了。

「但是你沒有被刺，是不是？」

拜繼爾變得更加蒼白點，他回下看着他的腳。

「沒有。」他說，「幸運地，我沒有被刺。」

局長小心地在研究他。舉地他問：

「你是腿小？」

這話使拜繼爾驚慌了，但他不可動，他地看著地面。

「我是想到別人們，」他說。

「誰抵抗了呢？」

痛苦的表情扭歪了拜繼爾的單薄的，孩子似的面孔。

「那對於他們對於錢還沒有裨益的。」

「沒有，是沒有，但他們仍是做了他們應做的了。」

「是的，他們做了。但是……你問：等昧色斯他是不是願意再幹這樣的事……假若

他還有機會，」

局長輕視地丟着他前面的男人。

「那是問題之外的，當然，」他說。「而且那不是主要的一點，」

拜繼爾比以前更加昏迷。

「哪是主要的呢？」

「要有勇氣，男人！要有勇氣！」

「在它什麼效果也不會產生的時候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肯定語加重地說了出來。但這時候拜繼爾安靜了點，他緩緩地回答道：

「那麼勇氣有時是愚蠢的。」

「你是什麼意思？」

問話又尖銳又有力，局長挺直地坐在他的椅子上。

「爲着七克郎來冒險生命，那是愚蠢的。我有一個妻子和一個孩子。」

局長李耳懷疑地微笑着。

「你聽到這『嗎』？」

「那是我心中唯一的思想。」

「那麼你是完全明白你所做的了？你並沒曬有呆？你一點也沒有驚慌和昏迷？」

另一人在回答之前想了一會。

「完全明白？」他沉思地回應着。「我不能這樣說。但我能夠想。於是就來了那個思想。而且除掉我那樣做以外，我也不能另一樣做。」

「那麼你仍然以爲你所做的是對的？」

「是的。我仍然以爲我所做的是對的。我仍然以爲爲着兩百克郎是不值得死的。」

局長很快地看了報答書一下。

「你剛才說的是七克郎？」

「是的，那是對的。我現在是想到喀味色斯。他就是要那個因爲兩百克郎在今夜將死

的人。』然後他笑出一個鬼臉的，至極的笑容。『我應該爲七千克郎死去。』

局長冷冷地攻擊他：

「你以爲這是件開玩笑的事嗎？」

拜禮病已經站起。他站在那裏，面孔蒼白的，他看起來是完全茫然了。

「我沒有取笑任何。請，」他說。『人有種種理由去希望這事不會遇到略味色斯身

上的。』他也有一個妻子和一個孩子。』

「當關係到一個人的最神聖的責任時，這一個也有關係嗎？你終否真正想到它應該有關的？」

靜寂了一會，拜禮病回答之前。

「是的，」他說。『那和個人不論如何將有一個艱難的時候的。並且我相信倘若他有時間去聽他的話……』

他笑而不語了。他的腰筋發酸了，他的唯一的願望是想走出去。

一些陌生的臉孔的東西橫擋在這兩個人之間。局長縮離了這塊發熱的牆過來用頑完全沮喪的遲疑的聲音說：

「夠了。無論如何你是不能懂得我的意思的。」

當非繼爾站在外面，在警察局前面的街燈的光亮下，看着街道和方場的時候，那里車子跑來跑去，生活仍是一樣的繼續，好像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一樣，他奇怪地感覺虛和無力。他覺着他的太陽穴上有種壓力，他的耳朵充滿着眩暈的嗡嗡聲。

他挺起身子，想把精力集中起來。

「那里的那個人的意思真是他所說的那樣嗎？」他問他自己，茫然若失似的。「他不是說我應該羞愧于我沒有死呢……是不是說我胆小，只讓那傢伙把錢拿去，而沒讓他把錢和我的生命全都拿去？」

想到局長李耳是個保守的官吏，稍稍使他輕鬆一點。他並沒有深入到這思想的底部。僅僅是在他腦里閃了一下，當他站在那里蒼白的，茫然的時候。

但是它總給他帶來了些許輕快的感覺，使得他有力氣再向前走。他也想到頂好在衆人未知道這消息，來紛擾他之前回家去。這思想給了忍耐，他帶着新的決定向前走去。

爲着躲避他認識的人，他挑小路走。他的印象太鮮明了，太使他沉醉了，他不能停下來思想一下。但是他盡力想把思路整理一下，因此又把他帶到那偶然發生的事件中的疑竇，恐懼和驚慌充滿了他的心靈，他沒有個決定，好像又在那許多不相信的面孔的中間，錯亂的在街道裏一樣。

「是的，」他想，「我也許看起來真像一個瘋子……光着腦袋，從窗子跳出來，說出那樣的消息。」

然後他又想到他們在一切完了之後，在裏面找到他那兩個人。說來也是奇怪的，拋開的空錢匣子也埋在他的記憶裏頭。他特別記得喀味色斯的錢匣子，它躺在兩個打開了的櫃子和一個郵袋之間。看起來好像是用力的把它擲下去似的。它的一邊的帶扣快脫了，蓋子只靠着一個鉸鏈吊在旁邊。它只是一個普通的錫盒子，外面是綠的，裏面是紅的。那個放零錢和放贈票的分成九格的銅盤，就躺在它的旁邊。它是空了……呵欠似地空了，但鑰匙仍然塞在鎖孔里。

萊德生的盒子根本就沒有看見。至少，在他離開郵局的時候，是沒有找到它。也許它鎖在裏面了。

他也想起他自己的盒子。但是……說來又是奇怪的，他對它的印象是最模糊。它沒